

第四十九章 一字記之曰心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昨夜雨疏風驟，濃睡不消殘酒，試問卷簾人，卻道海棠依依舊。知否，知否，應是綠肥紅瘦。”樹下範閑輕聲念道，嗓音溫柔，卻不知道是在說人還是說物。這是自殿前那夜後，一代詩仙範閑第一次吟詩作詞。

這位叫做海棠的女兒家，靜靜地看著那個修長甚至有些瘦弱的身軀，漸漸鬆開握著短劍的小手。

“你要戰，我便戰。”範閑寄然轉身，滿臉微笑，卻是猶帶堅毅之色望著海棠說道：“不過一日辰光，本官倒想看看，就算不使那些殘酒手段，能不能在海棠姑娘手下，護住肖恩這條老命。”

殘酒手段？自然是醉春之意。

海棠麵色平靜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，似乎是沒有想到範閑會在吟出那首詞後，卻顯現出來了一個男子所應有的骨氣與勇氣。她身為一代天嬌，竟然會在範閑的手上栽這麼大一個跟頭，更沒想到，範閑居然有勇氣單獨地麵對自己。此時此刻，她是真的發現有些看不明白眼前這個年輕的官員，不由微微皺眉。

但她感興趣的，似乎是另外一件事情，隻聽得她輕聲說道：“範公子聽聞不再作詩，為何今日又有雅興。”

“見鬆思冬，見菊思秋，見海棠思...”範閑恰到好處地將那個春字吞了回去，笑咪咪看著海棠，輕聲說道：“詩詞乃末道，於國於民無用，本官在慶國有些詩詞上的名聲，卻極不耐煩周日說些辭句。這首小詞乃是年前一陣雨後偶得，今日見著海棠姑娘柔弱模樣中的精神，一時忍不住念了出來，還望姑娘莫怪本官荒唐。”

海棠抬起頭來，眯眼看了範閑一道，忽然間微微一笑說道：“不理你是作態也罷，妄圖弱我心誌也罷。我隻是覺著你先前說的有道理。你是慶國官員，用什麼樣的手段是你的自由，所以我不為此事記恨於你。至於範大人先前這詩或許是好詩，不過本人向來不通此道，自然不解何意，隻知道...海棠是不能淋雨的，若盆中積水，根會爛掉，休論綠肥紅瘦之態，隻怕會成一盆爛細柯。”

說完這話，她轉身向後，不過數刻，便消失在幽靜的山林道中，隻餘於淡淡清香，幾聲鳥鳴，空留後方一臉窘迫的範閑。

...

“花姑娘怎麼就走了呢？”範閑若有所失，歎息道：“我還準備向您講一個關於采蘑菇小姑娘的故事。”

海棠走得灑脫。範閑回得自然也灑脫，拍拍屁股，負手於手，施施然沿著滿是濕苔的山路走了回去，不過數步，便看到山路轉彎那頭如臨大敵的七名虎衛，而王啟年更是領著監察院的一批官員，伏在草叢之中，時刻準備殺將出去。

見提司大人平來返回，眾人齊鬆了一口氣，潛伏在草叢中的監察院官員也站了起來，隻是臉上身上盡是草漬青綠，看上去十分滑稽。

“大人，就這麼完了？”王啟年皺眉跟在範閑的身後。“這位海棠，在情報中可是九品上的高手，而且北齊那邊總說她是天脈者，怎麼看著也挺普通的...她居然沒有對大人下手？”

“下手？”範閑聽出了王啟年話裏的齷齪意思，罵道：“她如果對我下手，我還能這麼四平八穩的走回來。”

他忽然頓住了腳步，滿臉狐疑地看著王啟年說道：“你以往最擅長偵緝跟蹤，想來耳力也不錯。”

“是啊，大人。”王啟年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。

“那你剛才是不是聽見我與她的對話了？”範閑滿臉微笑。卻是壓迫感十足。

王啟年不敢隱瞞：“聽到了一些。”

“聽到了什麼？”

王啟年滿臉愁苦說道：“聽到了大人一首絕妙好辭，還聽到什麼藥之類的。”

範閑警告他：“絕對不準透露出去。”如果一代天嬌海棠被自己用**暗算的事情宣揚出去。自己肯定會得罪北齊所有的百姓，而那位海棠姑娘，隻怕會羞愧的用花籃遮臉，才敢上街。

“是。”王啟年大感敬佩，“大人果然不是凡人，隻是淡淡幾句話，就將樣一位恐怖的高手打發走了。”

範閑沒有理會他的馬屁，隻是陷入了沉思之中。今日之事看著簡單，但其實他很動了一番腦筋，首先就是一直用本官自稱，先拿穩了官員的身份，讓海棠清醒地意識到，這不僅僅是江湖上的廝殺，以免這位姑娘會因為身中**惱羞成怒，忘了應該注意的很多事情。

而那首李清照的如夢令，則是無恥的範閑在京都的時候就準備好了的，自從言若海告訴他，北方有一個叫做海棠的奇女子，範閑就開始準備這種酸麻至極的手段，他甚至還準備了一首韓愈“懶起”：“昨夜三更雨，臨明一陣寒。海棠花在否？側臥卷簾看。”

但這詩較諸李清照那首顯得更親密，所以今天沒敢用。範閑微微一笑，自己刻意說是看著海棠柔弱，所以有所感，想來應該讓那個中了**的女孩子很高興吧，自小就是一代宗師的女徒弟，被愚癡的百姓們當成天脈者供奉，出師之後，暫無敵手，真是一位女中蒙傑，可是越是這種女孩子，其實越希望在別人的眼中，自己是個柔弱的角色一個女人，就算她是女王，其實還是女人。

範閑或許不是天下最能看穿他人心思的人，但一定是最了解女孩子心思的男人。因為在這個男尊女卑的世界裏，根本沒有哪個男人願意用平等的態度，細膩的精神去分析女孩子們到底想要什麼。

範閑願意，因為他愛一切幹淨的女子，所以才能夠雖著痕跡卻依然讓對方受用地拍了幾記香臀。

他從懷裏取出那枚與贈給海棠一模一樣的解藥，咕碌一聲吞下肚去。王啟年好奇問道：“什麼藥？”範閑扔了一顆給他：“六轉陳皮丸，清火去熱，常備常服。”

範閑配的**哪裏會有解藥，隻要用冷水泡泡，過個一天就好了。海棠中的**是真的。但之所以半天都沒有逼出去，關鍵是北海湖裏的蘆葦作祟，那些蘆葦每年春時，那種圓筒形的葉鞘都會長出一種葉舌毛，這種白毛落入水中，與範閑配的那種藥內外互感，更會讓女子身體麻癢。以為自己餘毒難清。

也正因為如此、海棠才會沉默接受了範閑用解藥換平安的協議。

範閑想到此節，不由搖頭大歎，自己真是一個極好運的人啊，隻是不知道這種好運氣什麼時候會到頭

當天使團便停駐在湖畔的山穀裏，斷了腿的肖恩有些無神地守在馬車中，知道迎接自己的，必將是被北齊皇室囚禁的下場，那些戰家的人，一向極其狂熱。為了找到神廟的下落，一定不會讓自己好過。而苦荷為了防止這件事情的發生，應該會動用他的力量殺了自己吧？至於虎兒...這位老人忽然有些厭倦了勾心鬥角，心想若晨間就死在範閑的手裏，或許還真是個不錯的結局。

越過邊境的使臣還沒有回來，估計此時正在北齊官員的酒桌上發飆，確實如此，霧渡河鎮外的那些屍首已經被慶國方麵收集妥當。這些就是北齊軍隊擅入國境，妄圖劫囚的最大罪證。

當今天下大勢，慶國主攻，諸國主守，也由不得範閑這一行使團大發飆怒，借機生事。不知道折騰了多久。北齊那邊的接待官員，終於平複了慶國使臣的怒火。

秘密協議與明麵上的協議終於開始進入下一個階段。

使團的馬車拖成了一道長隊，緩緩地繞過北海湖邊，轉入了另一個山穀。範閑坐在馬車上，看著那麵浩瀚無垠的大湖，看著湖上漸漸升騰起來的霧氣，麵無表情，心情卻有些複雜。

馬車壓著草甸，留下深深的轍痕。翻出新鮮的泥土，四輪馬車運轉得極為得力。才沒有陷在濕草地裏麵。

入鎮之前，範閑最後一決上了司理理的馬車。二人靜靜地互視著，過了一會兒之後，範閑才輕聲說道：“入北齊之後，我就不方便多來看望姑娘。”

司理理微微領首，麵色也顯得平靜許多，柔聲說道：“一路來，辛苦大人了。”

範閑看著這女子的柔媚容顏，彈潤身軀曲線，微微側頭，似乎準備說些什麼，最後依然無奈地閉嘴不言，離開了馬車。

...

霧渡河鎮外的草甸上，還殘留著昨日血腥作戰的痕跡，土丘下最深的那片草叢中，竟然還有遺漏的斷肢與殘缺兵器。

範閑伏在車窗上，看著草地裏的痕跡，想到昨日黑騎恐怖的殺傷力，暗自心驚。那些北齊人屍首都已經運回國了，至於日後要賠償什麼，要付出什麼，不是範閑現在需要考慮的事情。

車隊入了鎮子，並未作絲毫停留，就在鎮中那些麵色麻木的百姓注視中，緩緩壓著青石板路，一路向著東北偏東的方向繼續前行。車簾依然拉開著，這是範閑的個人習慣，他喜歡坐在馬車上，看著沿途的人和景色，而不願意被一張黑布遮住自己的雙眼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